



從電子物理走向神學之路

——專訪黃明宗學長

電信96級／施宏廣 採訪撰文

黃明宗學長是道地高雄人，電子物理系81級畢業，現年35歲，服務於高雄區大專學生中心。很多人知道他的學歷後都很好奇，為何大學讀的是理工，畢業後會從事服侍神與世人的工作？這看似完全不相關的兩個領域，為他曲折的人生故事起了個頭，也是黃學長不膺於世俗眼光的最佳寫照。

第四代基督徒的選擇

黃學長是第四代基督徒，從小在教會及基督信仰的氛圍中長大，所以很早就接觸並認識了這位神，但是求學階段還不清楚神要他做什麼事，只有不斷地充實自己，期許哪一天在神呼召他時，能有足夠的能力去回應祂所託付的事。

抱持著謙卑與敬虔的心態求學，黃學長在雄中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大學聯考那年恰巧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先生回台，全國掀起一股理工風潮，黃學長內心起了當年項羽看到秦始皇南巡，儀仗萬千時「彼可取而代之！」的慨嘆，沒有太多的躊躇，他便以第一志願選填進入了交大電子物理系。

人生中一大挫敗

原本以為大學可以一如以往般的順利，朝著科學界的夢想邁進，但情況卻不然。黃學長在開學兩個月後就因為不適應而休學，打算重考。「我那時同時擁有高雄三大補習班的上課證，都是免費的，因為大學聯考成績還不錯，是補習班積極爭取的對象，如果考上醫科的話是補習班很好的廣告，」黃學長逗趣地形容著。但儘管如此優渥條件，一個月後就不再去補習班了，自己躲在文化中心看書。黃學長說，那陣子對他而言是人生中相當大的挫敗，失落感很重，不知道怎

麼去定位自己，既不是大學生，也不算是高中生。隔年回到交大，從前的同學都變成了學長，想想其實有些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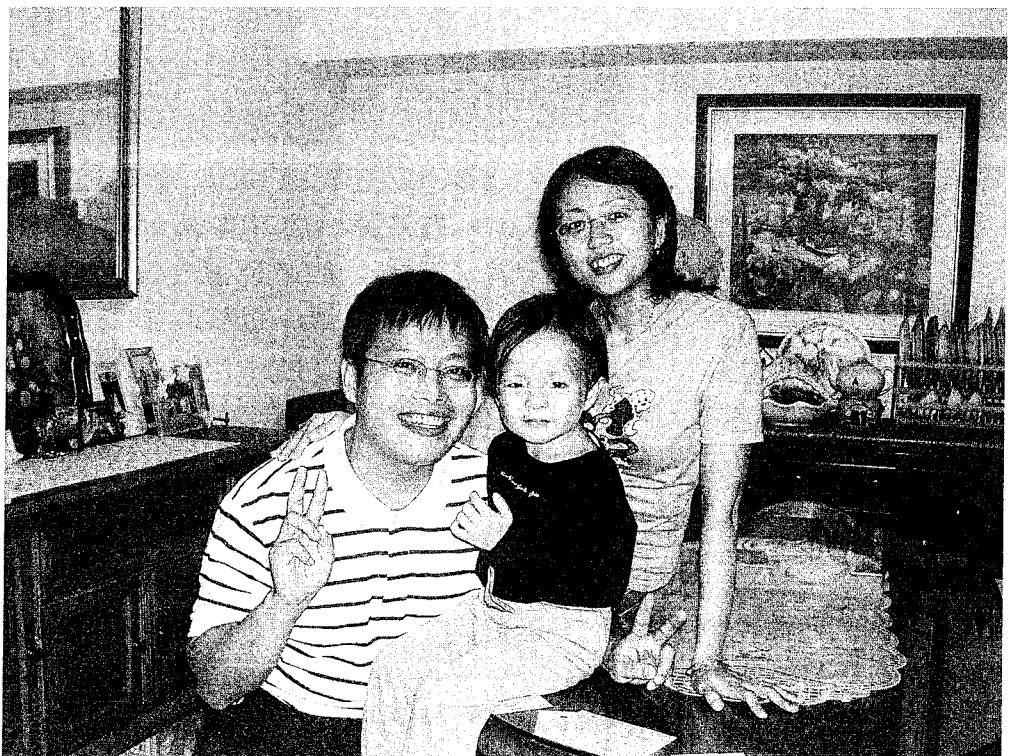
黃學長說，大學時期對他而言有三點影響是比較深的：那時勤跑圖書館，喜歡看各方面的書，文學、歷史、哲學、神學、心理、宗教、政治、社會、法律、經濟、教育等等都有涉獵，讓他的學習不設限，儘管當時沒辦法從本科系的課業中得到滿足，那份空洞在圖書館裡卻大大地被填補。另外是和學長的互動。那時黃學長常找讀博碩士班的學長，和他們在一起討論生命、信仰、意義等問題。第三積極參與各式不同的信仰團體，如教會及團契，在不同的營會中打開眼界，讓學習更豐富。

例如說人的三個層面：「生存」、「生活」和「生命」。生存強調技術性，人們學習一技之長去工作，為求生存；生活方面講的是品質，還有「對各方面的品味」；而探討生命就會討論到「意義」的問題，如果一件事情沒有意義，那還要不要去做它？這一點改變了黃學長的人生，啟發他對真理的追尋，也為之後從事神職工作留下了伏筆。

「我想自己的大學生活著重的不是課業本身，反而是從圖書館、學長及團契那邊得到的比較多，」黃學長為大學生活下結語。

交大四年的心靈旅程

在大學時期黃學長展開了一場內在心靈的旅程，或者說是「信仰之旅」。面對著學業環境及內在期待的衝突，往往輾轉難眠，唯有聆聽莫



全家福(圖·文 黃明宗學長)

交大南部校友分會



高雄區大專中心於2004年9月6-9日在台南永康基督磐石之家舉辦第五屆讀經運動退修會(右上黑衣服為黃學長,圖·文 黃明宗學長)

札特的安魂曲才能入睡。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上帝要將我放在交大？既然興趣不在理工，為何上帝帶領我到這裏？」這個問題困惑了黃學長很久，想著自己一心向著上帝，怎麼會到今天如此掙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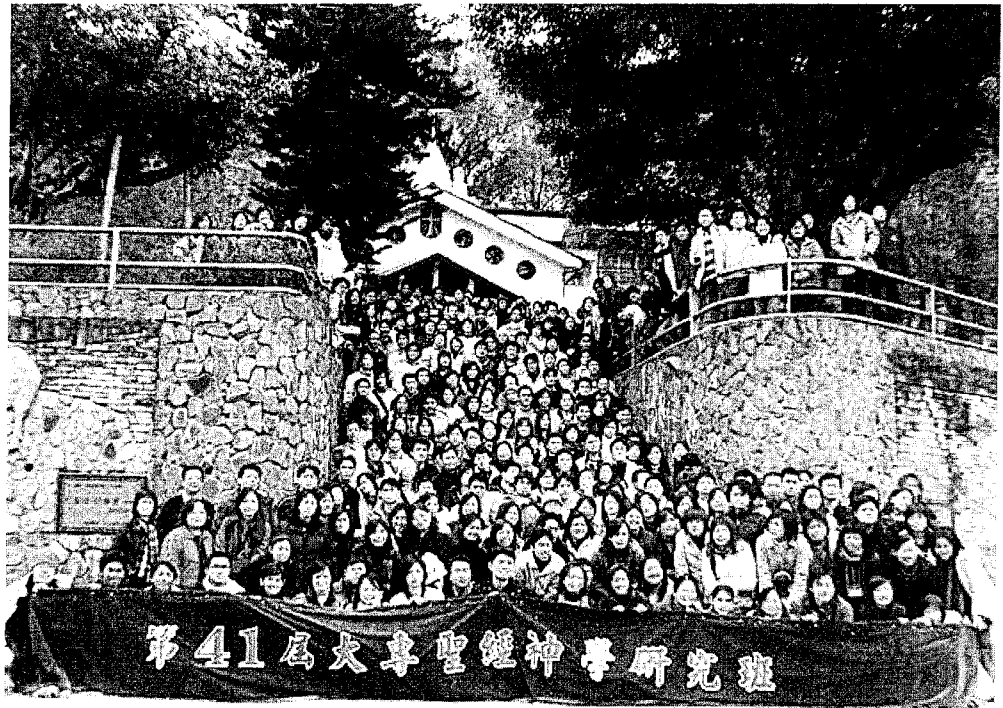
窘境。「後來我慢慢找到了答案，」黃學長樂觀地說。當時如果不會試過，怎麼知道科技這條路並不適合自己？搞不好之後工作時還會一直嚮往電子新貴百萬年薪及股票分紅等種種好處。自己走過了一遭，發財夢幻滅了，接下來會走得更踏實。

在交大的生活對黃學長有另外一層意義。從小參與教會主日學，但他和上帝那份「特別的關係」不是從父母親、爺爺、甚至是當時教會團契的學長而來，而是要透過自己一點一滴去追尋，親身去體驗祂。黃學長覺得自己的大學生活就像在曠野，有如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在曠野流浪了四十年，遇到很多試煉但同時也接受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及帶領。「我覺得這是上帝給我的一個磨練，要我放掉很多東西，如世俗和一般的價值觀等等。」

另外有件事也影響黃學長很大。當時學運風潮盛行，主要是反對萬年國會和反軍人干政（是時郝柏村接任國防部長），黃學長也幾度到中正紀念堂參與遊行抗議活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向秉持入世的精神，把信仰帶到社會，扮演著關懷、改造社會的角色，也參與了抗議活動。一般而言信仰比較講求「神性」，在「人性」部分討論的比較少，然而從這些活動中，黃學長感受到信仰的動力在社會

公義的實踐面，帶給他很大的改變。

黃學長記得那時看了一部電影「基督最後的誘惑」，描述耶穌基督受到誘惑試探的部分。這部片子拍得有些褻瀆，幾乎把所有男人都會遇到的性誘惑都拍了進



2004年總會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第41屆2004年1月26-31日於埔里謝緯青年營地舉辦（圖·文黃明宗學長）

去。耶穌基督遭受這麼多苦難與誘惑，更顯出真實的人性；「如果這位神沒有跟我一樣面臨了許多試探，祂怎能了解我現在的處境，明白我當下的感受呢？」黃學長說。這個想法帶給他很多省思。

從電子物理走向神學之路

從電物系畢業後黃學長想要繼續升學，因為很早就發現自己興趣並不在理工，而是在人文社會方面，便報考了當時台大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可惜沒有順利錄取。黃學長說當時看來雖然是失意，但後來看出這是上帝安排好的路，所有曲折都是一個學習過程。

服完預官役後黃學長回到了交大，準備求職，同學幫他報名系上助教的缺額。幾個月後，一位基督徒好友問到黃學長將來的出路。他回答說：「先努力準備MBA的考試，如果沒有錄取再去念神學研究所。」那位朋友聽了相當不以為然，說道：「怎麼可以把上帝放在第二位？」這對黃學長有如當頭棒喝，彷彿這句話是上帝藉由這位友人之口向他說的。「當時我很慚愧，因為自己曾向上帝允諾過，如果大學能順利畢業一定去讀神學院。自己卻一度忘記這個承諾。」所以

交大南部校友分會



於2003年9月14日在高雄中山長老教會封立牧師(圖·文 黃明宗學長)

助教任期的後半年黃學長很認真地準備神學研究所的考試。

長老教會在台灣有三所神學院，分別是位於台南的台南神學院、台北陽明山的台灣神學院和花蓮的玉山神

學院(專為原住民傳道人設立)。當年兩所神學院的報考日期不一樣，黃學長幸運地分別以第一名和第三名錄取。原本打算到台灣神學院就讀，卻因為想家而改念台南神學院。「很奇怪，之前大學四年、當兵兩年和助教一年，總共七年的生涯都沒有這麼想念家鄉，」黃學長笑著說，「反而是開學前到陽明山先修語言(研究神學必備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那段時間突然非常想家。」

黃學長說：「上帝很特別，只要你肯，祂就能替你開一條路。」當年黃學長的爺爺為自己沒能念神學院感到相當惋惜，知道黃學長考上了以後，馬上拿出一筆積蓄來支持他唸書。神學院的學習很豐富，也確定了未來的方向。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神學研究所的畢業生是要「分發」的，有點兒像當兵抽籤一樣，而黃學長被分配到澎湖將軍教會，三級離島。「如果是當兵我就是抽中了金馬獎！」黃學長調侃自己。黃學長回想著，當年負責兩個教會，分屬不同離島，每星期都要來回兩邊的教會主持禮拜。雖然只有二百公尺之遙，但天氣不好的時候大霧漫天，眼前一片迷茫，更不用說看到對岸了。「我想澎湖將軍教會的牧會生涯是上帝給我一個很好的功課。其實人生就是這樣，有層層的迷障，像賺錢買車子、房子等等，一個接著一個。如果是坐船時我們可能需要一個羅盤，但對於人生，我們需要一個全知全能、超越平面的上帝來指引未來的方向。上帝沒有一般人時間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是一個「永恆的現在(Eternal Now)」。



交大南部校友分會

in Southern Taiwan

上帝處於一個超越界，祂知道對你什麼是最好的，跟隨祂，你永遠不會迷失，」黃學長深深相信著。

將生命奉獻給神與世人

回到台灣後黃學長一直從事大學生的輔導工作，目前服務於高雄區大專學生中心，帶領高醫、中山、第一科大、高苑、正修等五所大專學生團契，每週的聚會有詩歌、生活點滴分享、查考聖經、禱告及邀請特別的講師做專題分享，豐富而多元。學生口中的「黃哥」是他們的心靈導師，風趣而不失莊重，博聞且多智。當被問到為何已是三十多歲的學長還讓學生稱作「黃哥」，黃學長說：「不然年輕人就不會理你！」黃學長幽默的形象從這個回答中表現無遺。

黃學長這幾年推展讀經運動、靈命更新及個人佈道工等訓練活動備受肯定，但最近開始慢慢沉澱。「我想我要更注重基督信仰所說的『關係』，和上帝的關係、和身邊人們的關係。我要學習放慢自己的腳步，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上帝、家人及學生，讓彼此的關係更貼近。」「這說來也許簡單，但對我卻是個相當大的轉折。」黃學長沉重地說。

期望美好的明天

在訪談的最後，黃學長也為當今的學生與大眾作了番期許。

黃學長希望學生能多閱讀，從書本裡學習，沉澱，然後成長。黃學長覺得「歷史」格外重要，歷史是一種詮釋，從過去大小事件中我們可以培養自己的見解和判斷能力，而不是盲目地跟著風潮走；一些媒體及節目主持人的言論，人們往往是聽到了，再把它複述一遍罷了。也許該問問自己的「主體性」在哪裡。交大的學生都相當優秀，偶爾停下腳步來思考，自己是為誰辛苦？為誰忙？生命的「終極關懷」在哪裡？「上帝造人的時候已把『永恆的意識』放在人裡面，如果這個部分沒有被滿足，你就不會喜樂與滿足。」

黃學長認為，今天的台灣經濟夠富裕，硬體建設也很完善，但軟體建設仍嫌不足。交大的校友財力很雄厚，如果能夠多資助社會上軟體的建設，更能讓台灣可愛起來。台灣一直在維持經濟競爭力上花了很多心思，然而某些人性卻不斷地流失。就黃學長而言，他一直在大專學生中間努力，希望用生命影響生命來導正學生的價值觀，對台灣社會有所裨益。「這很難，但是不能不做。」黃學長殷切期盼著理想能逐步落實。